

廿四鸿泥

储劲松

白露记

月亮真圆，月色真清幽，人间因之温情脉脉不似常时。山中踏月，遇到的人都朴风朴貌。他们都沉默着，一脸瓷白，眼眸良善如孕期的猫。沉默最好，今人开口大多非俗即鄙。稻穗中的虫语，溪涧里的流水，草树间野雉的一两声鸣叫，清而韵，是素琴晚张，超逸绝尘，比人言可入人心意。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山中明。忆儿时早起放牛，草叶上清露可掬可玩可啜，朝曦下晶莹至极也玲珑至极。露是甘液玉英，常饮之可以成仙。草叶比汉武的承露盘干净，也可爱许多。老水牛食露草而肥壮，扯草而嬉的少年思无邪。万事本无情，胜寄只在我。

一候鸿雁来，二候玄鸟归，三候群鸟养羞。写这话的古人当生在南国。《礼记》注：“羞者，所美之食。”鸟儿也储粮过冬么？我只知人与兽如此。今晨过护城河，仍见一两只白鹭在河中觅食，高脚紫而伶仃，行止优雅如高士。河边的石榴和柿子已经累累矣。段成式说柿有七德：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最喜落叶肥大，穷人可以拿来写字作画寄情书，晒干了也是一灶好柴火。又说石榴一名丹若。“若木乃扶桑之名，榴花丹颊似之，故亦有丹若之称。”李时珍此语可为注脚。石榴似也无鸟巢，枝叶太密，气味于鸟也不佳。我若是鹭鸶，当恨此二劳什子不解风情。

夜风微凉，凉而不薄，最宜人莫过于白露时节。读《山谷题跋》三五页，约文该思墨迹斑斑，烟霏丘壑山容水态历历可观，岩阿之致幽人之怀满纸，不忍多读。好文章是佳人，匆匆一晤胜过日夜厮守，长相思好过长相对。山谷老人言，三十年作草，今乃似造微入妙。此语甚得我心。写文章二十余白露过了，思之思之，读之写之，而今渐悟文章一二法门。能读书是福气，能写文章是福上之福。黄鲁直人书俱老，惟愿白首时我亦如是。人生如朝露，这一两年，书越读越慢，文章越写越短也越写越慢，不急，也急不得。读书写文章，于世为闲事，于我为长物。

早晨上班，同事足劳欢喜地告诉我，广场的桂花已经开了。开窗，果然陈香扑鼻。

丁酉年七月十七日识。

秋分记

有一场热闹，不想去；有一个雅集，婉辞了；有一局会饮，拒绝了。秋意正在浓淡相宜时，最赏心可意事无如镇日读书，《金瓶梅》以及《宋书》。夜里散步一小时，看一城灯火明灭，觉心间盈盈通透，如此季的河川，如天上阴历八月十四日的月华。

人到中年万事休。休，息也，止也，古意则为吉庆美好，诗云“亦孔之休”。如果心无挂碍，无欲求，即使读热闹纷乱的《金瓶梅》，读尸骨堆垛如山的《宋书》，亦可安静如小儿听瓦舍评书，即使不堪如中年，亦可万事休明。

人间扰扰多事，江湖也多风雨，无事即是好事，晴天即是好天。如是如是。

秋已分矣，桂花香已淡了，禾谷熟，万物皆老。

寒露记

露已清寒，稠而似凝，山风穿窗而来，侵入肌肤，沁凉如冰种翡翠。寒露之夜的雨，扯面一样细密而长。

桂香淡了，草色逐日黯淡下去，树上的柿子和石榴累累垂枝，果皮渐黄渐红，河水清简如小令，每天都有人在里面摸鱼。早上听人说，更深的深山里，已经下了晶晶亮的霜毫，那里上学的孩子已然穿上了过冬的棉袄。秋已老，鬓上白霜复添几许，深秋，是让人既爱且恨的时节。

忆及少年时，圣贤书未读得几册，心却受文字熏染蛊惑甚深，孤高幽独，尤喜秋风萧索红叶飘零

名士风流，爱坡上黄花谷中烟气书中传奇，至以岩上青松自许。三秋已度数十重，岩上嶙峋之松未做成，徒然做了一茎浅草而已。今夜思之，一个人也可以自成古今。

发黄的史书和发脆的旧小说写了太多的今古传奇，也写了太多的前后古今。今人看昔人，多的是热起冷结，王朝兴替将相换种，红楼贾府兴衰西门庆生前身后，广市稠人一转而为冷烟茂草，繁华与荣耀如流水，转瞬到别家。文章巨擘，五凤楼手，道尽甘苦炎凉，写尽春华秋月，说尽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。我辈后世写文章的人，若爬虫仰望高楼，心间岂止是敬畏，还有切切实实的恐惧。千百年的人千百年的事，无非财、色、名，无非英雄意气红粉颜色消磨尽。苟安于世间，观过往众生芸芸而来芸芸而去，岂不心有戚戚焉。

立冬记

雨细密，声如煮，杭州城里树叶飘零一地，梧桐叶，香樟叶，香橼叶，榕树叶。沙沙的雨声，是柳永的《望海潮》。杭州的表妹说，哥你带来了雨。初听好不懊恼，钱塘如此晴朗，水光如此潋滟，你来干什么？继而欣喜，杭州人盼雨久矣，你带雨来了。表妹小我十几岁，跟她有什么道理可讲。

人道杭州好，苏公白公杨公都说杭州安妥。我也觉得杭州好，走在大学路的人行道上，人物、建筑、街市似乎都很熟悉，以为身在家乡。打开一扇窗，对面人家烟熏火燎，主妇唤儿声、炒菜声、趿拉拖鞋声、数落丈夫声，声声入耳，声声都是尘世日常。

昨夜走西湖，兜头遇西泠印社，遇钱塘苏小小，遇宋义士武松，遇曲院风荷，遇灵隐寺，遇西湖的波光，恍恍然。明知都在这里，突然袭击似地相遇，如少年时就梦想遇见的人突然在中年出现，还是诧异莫名。

杭州的晚秋初冬，温润如少艾女子的肌肤，如西湖之畔的山峦。垂杨万绦仍绿，水风佳，吹人人入腴理。想起司马驀梦苏小小，佳人托梦说：“君异日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，幸无相忘。”想起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，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”又想起白苏二公当年携妖童美酒知己泛舟湖上的名士风流。

冬，终也。杭州的初冬，有丝绦缕缕系人胸怀。翻开廿四光阴叶子册立冬之日，上面写着万物收藏，写着雉入大水为蜃，写着万古人人事飘零。终也是始。



动与静 佚名 摄

水湄芦花白

宫凤华

元代吴镇有一幅《芦花寒雁图》：湖中芦苇丛生，迎风轻荡；在芦苇丛中，泊着一只渔船，渔父举头遥望，天空中，两只大雁振翅南飞。画图上，有吴镇的草书自题诗：“点点青山照水光，飞飞寒雁背人忙。冲小浦，转横塘，芦花两岸一朝霜。”

清少纳言认为芦花没有什么看头，这伤了许多文人的心。而德富芦花却偏爱芦滩上的芦花，欣喜于“在满潮的时候，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，意外地从四周传来渔歌和摇橹声。”

一泓秋水，从诗经中逶迤而来。水清瘦，仿佛美人褪去了雍容的华服，换上了淡雅的素装。芦苇生水湄，水草一样清清秀逸，秋风拨弄，发出窸窣的天籁之响。此时的芦花没有丝毫的悲戚和感伤，柔若无骨，洁白无瑕，透出圣洁的光芒，显得十分平静恬淡，如年过花甲的祖母，一脸的从容淡定。

芦花，枯黄的绒毛，锥形的花絮，淡红中渗出褐黄，轻风掠过，小棉絮般到处飘散，飘向静穆的村庄，飘向纯净的心灵。芦花怒放的芦苇则如谦恭的侍女早生华发，冬雪一样，把寥落的村庄装点得诗性而空灵。

芦花无言而笑，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亘古的沉默。秋风飒飒，天地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愁绪，凝望着玉洁冰清的芦花，谛听颼颼秋声，凝望潇潇秋水，心似一朵洁白的睡莲，冉冉开放。吟诵采薇蒹葭之章，歌明月汉关之诗，进入一种诗化境界，忘了时间和惆怅。

苇叶枯黄，如疲倦的蝴蝶，又如一袭妙不可言的梦。芦花轻扬，如初冬的一场雪。起驮驿动的芦苇，顶着蓬蓬白发，如一朵朵莲花静静开放。霜后清晨，芦花上凝聚霜霰的精华，银光紫影，相映成趣。身处其境，自然想起康有为描写风雪庵赏芦“庵在水中央，四面皆芦洲。花时月底登阁四望，如千顷白雪身于冰壶，遇风则芦花飘舞，似漫天瑞雪”。

芦花摇曳的黄昏，身姿窈窕、挎篮背篓的村妇往往到苇丛中拾柴，举止神态，洋溢着母性的柔静。那硕长粗壮的芦苇在闪亮的镰刀下温驯地躺在脚边。芦苇们被背回家做成韧韧的苇篾，做成芦席，或编成篱笆。

月光下的芦花凄迷而忧伤，如妆楼颀望的少妇，美眸上淋着一层轻愁。一束花穗轻拭月儿的面庞，流泻一地的柔情。秋水在缠绵的风中弹起古雅的琴曲。河水和水草呢喃细语，你依我依，一河的暧昧。芦花摇曳翩舞，波光潋滟，夜风像戏文，起承转合，波澜起伏。夜鸟啼鸣，群鱼唼喋，令人如痴如醉，仿佛走进静穆上古。

芦花犹如淑女，高雅、素洁，欲语还休，飞扬中透着灵性之美，柔顺中隐含着傲骨，让人心生愉悦。清俊芦苇，浅水边摇曳，俯仰起合，绿意盈盈，沾着烟水气。水边菰蒲、水蓼绿得青苍。偶有苍鹭、野鸭倏忽掠过，芦花纷扬，令人走进宋人《溪芦野鸭图》清渺的画境里。

闲暇时，插一枝花，煮一壶茶，品一盏清欢，留一份淡然萦于心间。琴棋书画诗酒花茶，天人合一，多么雅致的生活。

诗意黄昏，我到苇滩上采撷几束芦花，插到花瓶里，作案头清供，小屋里便氤氲着浓浓的田园诗情，心也成了貂尾一样的芦花。芦花飘逸淡然，像一位品行高洁、内心丰盈的人，有着清新的面容和清扬的笑意，温润从容，安然若素，令我景仰一生。

秋风缱绻中，远眺浅水芦花，那簇簇芦花似古典的唢呐，吹奏凄婉的歌谣，把心吹成一面鼓荡的旗。